

同盟者的真面目

B·梭布珂著 金 人譯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發行

4341

747 • Q 369 • 32 K • P. 122 • \$3.80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一九五〇年六月第一版
京華印書局承印
北京造 0001 — 7000 冊

• 總 管 理 處 •

北京西總布胡同二十九號

• 各 地 分 店 •

北京王府井 上海南京路 瀋陽太原街 廣州永漢路

天津 濟南 西安 長沙 開封

香港 大連 哈爾濱 重慶

登場人物：

塔妮西·菲高華娃(塔)——上尉，二十歲。

瑪麗西·陀洛申珂(瑪)——塔的同伴。

傑茵·柯洛斯比(傑)——英國女人，二十歲。

艾茵·柯洛斯比(艾)——傑茵的母親，四十五歲。

阿爾圖爾·柯洛斯比(阿)——傑茵的父親，五十歲。

塞姆·基布遜(塞)——美國人，柯洛斯比的同夥。

蘭道爾十(拉立夫)·克勞佛爾德(蘭)——中尉，飛行員，二十五歲。

安託尼·斯塔佛爾德(安)——英國傘兵軍官，三十歲。

瑪莉·克萊爾(瑪莉)——集中營的女看守。

馬爾柯夫少校(馬)。

謝爾蓋·彼特洛維支——中央報紙的記者(記者)。

司契泮諾夫中尉——馬爾柯夫少校的副官(副官)。

姜娜·蘿瑟(姜)。

司丹妮斯拉娃·亞拉支(司)。

華茨拉娃(華)。

包古歇娃(包)。

柯拉麥爾上尉(柯)——德國人，集中營主任。

柯洛斯比家的女僕(女僕)。

美國軍官(軍官)。

黑人廚師(廚師)。

被羈押在集中營的兵士。

後 記

一、這篇東西原名第二戰場的後方，刊載於一九四九年的七月號星雜誌上。我因為這個題目不十分明顯，所以引用了劇中第四幕馬爾柯夫少校所說的“應當叫蘇聯的讀者們知道一下我們的同盟者的真面目”中的“同盟者的真面目”作為書名，似乎政治性和諷刺性更為強烈。

二、這篇東西的主題很清楚，我不想多介紹什麼，就請讀者從書中去了解一下“同盟者的真面目”吧。

三、作者梭布柯的歷史我找不到材料，所以暫時無從介紹，希望以後能補上去。

四、這個劇本是非常適宜於上演的，我敢推薦，也非常合於我們的胃口。如果上演的話，對話方面可以改得更適於口語，我不反對。

第一幕

法國境內杜布阿卡列地方的集中營。它座落在離海岸很近的地方，這是諾曼第海峽——是法國的一塊荒涼的、空曠的、佈滿了沙灘的地方。舞台上——木板棚的一部份。通到木板棚去的門前有幾隻長椅子。遠遠地可以看見用有刺鐵絲築成的圍柵、兩個崗樓，站着一動不動的哨兵和黃色的沙漠廣原。舞台上一羣穿着各式各樣五彩斑斕的破衣服的女人，每一件衣服上，每一件上衣或者裙子上——是號頭。所有的女人們都很激動，但大家都沉默不語。這種沉默和幾個被羈押的人的神經質的行動結合起來，僅僅是把緊張更加強了。忽然完全不動一動了。瑪莉—克萊爾走上舞台。她穿一雙高靱漆皮靴子，外面還裹着皮靴筒；手裏面拿着一根鞭子。

瑪莉：噢，小姐們，弄到這種地步了嗎？等他們把這些俄國人都抓住的時候，我還想看看你們呢。也許能肯定：凡是幫忙她們的人，我們都能找到。你們幹嗎不說話？全體站隊！快！快着點！

女人們站好行列。瑪莉—克萊爾沿着行列走過，注意地審視每一個女人。

噢，也許有人願講講你們怎樣給她們預備乾糧吧，也許你們給她們弄到證明文件了吧？姜娜·羅瑟，爲了使這些俄國人能逃跑，也許你和衛兵睡覺了吧？爲什麼你們不嘖聲？反正是要答覆的。她們逃不遠。已經派人去追，你們很快就會看見怎樣把她們絞死。還要把你們中間的什麼人和她們一同絞死。傑茵·柯洛斯比，回答，誰幫助俄國人啦？

傑：我沒有什麼好回答，我對這件事一點也不知道。

瑪莉：噢，是的，當然。您一點也不知道。因爲您自己允許她們逃跑的。您沒有想到我嗎？想到我！每天，每天在柯拉麥爾上尉面前要替您講二十次情。如果不是我的話，您能在哪兒啊？在絞刑架上啦。

人羣中的聲音：“也許好點說不定……”

瑪莉：這是誰說的？是你嗎，瑪麗契珈？是你吧，司丹妮斯拉娃？是你，佐霞？你們不嘖聲？不要緊，我會打

聽出來的。就像聖經上所說的，一切的祕密都會洩露出來的。

傑：噢，主啊！她還講聖經哪。

瑪莉：這是誰說的？是你嗎，傑茵·柯洛斯比？我饒恕你，因為你在這座集中營裏看到的事還不多，而且你的資質很好。我還要看看，你是不是自己手裏也會拿起這樣的鞭子。

傑：永遠不會。

柯拉麥爾上尉走進來。

柯：這是幹嗎在站隊？噢，瑪莉一克萊爾，您簡直很豪放。這是在閱兵嗎？爲了什麼原因？

瑪莉：我想要仔細看看每一個人，集合起來數一數。

柯：爲什麼？短了兩個人吧？您想查一查您是否弄錯嗎？

瑪莉：這兒沒有什麼錯誤，上尉先生。

柯：打您這兒跑了兩個俄國姑娘，瑪莉一克萊爾。請記住這件事。您還沒有很好實現我的委託。

瑪莉：我努力做去，上尉先生。

柯：我知道。我並不懷疑這一點。可是我很高興這些俄國人逃走啦。

瑪莉：您……高興嗎，上尉先生？

柯：是的，高興。

瑪莉：我不能完全明白您的意思。

柯：這沒有什麼可明白的。不管怎樣，我們是不會再看管她們了。她們逃掉，就滾他媽的。要被抓住，再玩一下就絞死啦。也許，還會有人和她們一塊兒被絞死。但是我們營裏再不會留這種傳染病菌啦。

瑪莉：完全對的，上尉先生。

柯：我早就說過，凡是有俄國人的地方，——就會發生不快的事。營裏日子本來過得很安靜、平定，後來送來幾個俄國人，一切都鬧得翻了天，真他媽的！逃跑，殺害衛兵，暴動的事都鬧開啦。這就好像放在麵團裏的麵肥一樣。

瑪莉：完全對的，上尉先生。

柯：（忽然發起火來）您幹嗎像鸚鵡一樣反來覆去說：完全對的！我並沒問您的意見。誰是姜娜·羅瑟？這個嗎？把姜娜·羅瑟和這個單子上的全體人立刻送到辦公室去。

瑪莉：她們立刻就到您那兒，上尉先生。

柯：您很自滿，以為已經熟悉她們的全部了，可是現在還得要我親自過堂審問她們。（下）

瑪莉：解散！姜娜·羅瑟，到我這裏來。

姜娜不動。

姜娜·羅瑟，三百十八號，到這兒來。

姜娜慢慢地走過來。

這樣頂好。柯拉麥爾上尉先生要過你的堂，馬上就到他那兒去。

姜：我不去。

瑪莉：你要去，姜娜。

姜：我最好是馬上就上絞刑架。

瑪莉：在上絞刑架之前，你還是要到柯拉麥爾上尉先生那裏去的。

姜：（躊躇地向旁邊邁了一步，又停下來。）您看着我也不害羞嗎，瑪莉—克萊爾？

瑪莉：（實在是驚異地）我害羞？我的親愛的，不，這是不會使我動心的。每一個人在生活上都應當用自已的方法獲得勝利。我爲了自己的幸福，不僅要把你們送去過堂，而且還要送上絞刑架。勝利者是不會受審判的。

姜：您還不是勝利者，瑪莉—克萊爾。

瑪莉：那末誰是呢？

姜：（忽然激動地）您只不過是個骯髒的奴才和可恥而又下賤的畜牲。

瑪莉：（抑制着憤怒）我將來把這些話寫在你身上。去吧。

姜：（忽然屈服下來）我去，瑪莉—克萊爾。

慢慢地走出去，瑪莉—克萊爾跟在她後面。女人們散開去了，但是舞台上一分鐘也沒空下來。板棚附近的長椅子上坐着傑茵·柯洛
斯比和司馬妮斯拉娃·西拉支。遠遠地從舞台後面傳來哨子聲和槍聲。

傑：這是幹什麼？

司：不知道。也許是把誰槍斃了。

傑：您說這話竟這樣的鎮定嗎？

司：我已經對什麼都習慣了。

傑：我永遠也不會習慣。

司：你不久才被俘吧？

傑：半年啦。不過到這兒，到這個集中營裏還不久。

司：您在軍隊裏了嗎？

傑：不是……

司：您既然是英國女人……希特勒也沒到你們那兒。
是女間諜嗎？

傑：不是，我只是從阿爾及里亞乘飛機到倫敦去。飛機壞了。我們好容易飛到法蘭西的海岸。這樣我就跑進了這座地獄。主啊，我們大家的前途怎樣啊？

舞台後面又有吹哨子聲和幾聲槍響。

傑：那兒發生了非常的事情。我非常替這些俄國人害怕。我很喜歡塔妮亞……

司：我羨慕俄國人。很可惜，我沒有和她們一塊兒逃跑。塔妮亞從前是轟炸機的舵手。在哥尼斯堡的上空把她打下來的。她們是些勇敢的人。

舞台後面喧嘩聲。瑪莉一克萊爾跑進，又向舞台後喊叫。

瑪莉：把她們帶到這兒來！趕快把她們帶到這兒來！

全體女人，都開始聚集到板棚附近來。

什麼？動搖起來了嗎，女孩子們？把她們抓住了，兩個都抓住啦。呸，你們有誰臉上變了顏色嗎？（向台後）你們在那兒和她們搞什麼鬼呀？如果她們自己不肯走，就拖着她的腿拉進來。

塔妮亞·葉高羅娃緩緩地走進，瑪麗亞·陀洛申珂靠在她的肩上，並排前進。塔妮亞慢慢地把瑪麗亞領到長椅子邊，叫她躺下。護送女孩子的衛兵們向瑪莉一克萊爾敬禮，走下。瑪莉一克萊爾向塔妮亞面前走過來。

你們這一次組織的可不太好，怎麼弄回來啦？呸，找到你們的游擊隊了嗎？

塔：滾開，瑪莉一克萊爾。

瑪莉：什麼？

塔：我說：滾開。

瑪莉：好，我馬上就把你……

塔：滾開去，不然我就殺死你！……

向瑪莉—克萊爾方面邁了一步，瑪莉跑開去。

瑪莉：現在我就給你準備一下玩火遊戲。

瑪莉—克萊爾跑出。

傑：您怎麼能和她這樣說話，塔妮亞？

塔：傑茵，我不會損失什麼的。反正他們現在就會殺死我。請弄點水到這兒來，瑪麗依珈受傷啦。

司：我馬上就弄來。(下)

塔妮亞跪在瑪麗依珈的旁邊。

傑：您怎麼能這樣說法，塔妮亞？不可能爲了圖謀脫逃就殺死的。

塔：大概，對於您是不會爲了這事絞死的。他們會絞死我。這兒是不寬恕俄國人的，而且我們已經是第三次圖謀脫逃了。

司丹妮斯拉娃上。

司：(把洋鐵罐子遞過去)這兒有水。

塔：(浸濕一塊破布片，揩揩瑪麗依珈的臉)瑪麗依珈，你聽見我講話嗎，瑪麗依珈？她聽不見了。瑪麗依珈，瑪麗依珈，瑪麗依珈！

包：她要死啦，塔妮亞。

塔：不會，不會的！瑪麗依珈……

華：是不會的，她沒有死。眼睫毛還動哩。

瑪麗依珈緩緩地睜開眼睛。

塔：瑪麗依珈……

瑪：你在哪兒，塔妮亞？我心裏簡直燒得很。大概，我要死啦……

塔：你不會死，瑪麗依珈，你應當活下去……

瑪：不對，塔妮亞，每個人都會感覺到自己的死亡……

塔：那末爲什麼你要這樣做呢，瑪麗依珈？

瑪：難道你能做出別的樣子來嗎，塔妮亞？

塔妮亞低下頭去。

爲什麼你要問我？

華：（向傑茵）她們在說什麼？

傑：不知道。

包：看來，本來預備給塔妮亞的打擊，現在是由瑪麗依珈來代替了……

塔：是的，是這樣的。

瑪：我非常軟弱。我的媽媽還在基輔……塔妮亞，找到她，告訴她，一定要告訴她，我死得很忠實，是蘇維埃式的……告訴所有的朋友……媽媽知道要告訴誰……你要活下去，長久活下去，塔妮亞，……塔

妮亞，塔妮亞，我的親愛的……你要死的時候是更苦的……你身旁不會有朋友了……

女人中間傳出了哭聲。傑茵忍受不住，用手捂住臉，伏到椅子上。

她的全身在抖動，後來她慢慢站起來，在舞台上走了幾步。

傑：主啊，你怎麼能叫在大天白日發生這樣的事情啊！

包：上帝造這個世界就是爲了受苦的。

司：不是上帝造的，是人造的。

傑：從前我認爲生活上最可怕的事情是殺人。可是現在我覺得非常想要殺死瑪莉一萊克爾，我不覺得恐怖。

司：我也想殺死她。隨時會發生這種事的。現在她們（指塔妮亞）在動作啦。我羨慕她們，可是我一點辦法也沒有。

華：在這個地獄裏大家都會妥協的。

傑：不對。什麼人在這兒也不會妥協。這只是把憎恨藏起來了，就像灰燼底下的熱火一樣。它將來會這樣燃燒起來，把這座集中營全部燒燬。

包：這要等俄國人來到這兒的時候才會辦到。

傑：那末如果他們不來呢？

包：那末您這種火就永遠也燒不起來。

傑：不對。我們身上還有火焰。我要對您證明這一

點……

包：我已經看見過像您這樣的人，也看見過像塔妮亞這樣的人了。這一切都不會改變的。

傑：您不相信我嗎？可是如果……如果我殺死瑪莉一克萊爾呢？

包：我很願意幫助您，不過這事辦不到。瑪莉一克萊爾可能很安全地活下去。

塔妮亞這時簡直一動不動地坐在身體僵直躺在長椅上的瑪麗依伽的旁邊。

華：今天有非常多的飛機飛過。

包：它們總是很多，這什麼事兒也不頂。

姜娜·蘿瑟跑到台上，跌倒在長椅子上，女人們圍住她。

姜：（抑制着嗚咽聲）躲開我，不要靠近我。

傑：安靜些，姜娜。

瑪莉一克萊爾進。

瑪莉：這是在開露天大會嗎？忘記了在我來的時候不許說話的禁令嗎？（向姜娜）上尉先生再不會過你的堂了。他把這事情委託給我啦。可是現在咱們怎麼辦呢？現在應當回想一下子，對於某些話應當算算賬。你為什麼不噴聲？我到底是什麼人呢？

傑：主啊，寬恕吧！

瑪莉：你爲什麼不嘖聲啊，小姐？喂，你們在那兒，把所有的人都召集到這兒來！馬上我給你們看看，在集中營裏面應當如何處理自己。大家都站起來，在我週圍圍成圈子。快！

女人們急忙站成一個圈子，只有塔妮亞和躺在椅子上的瑪麗依伽——動不動留在原處。

把椅子搬到中間！（看見塔妮亞和瑪麗依伽）這是幹什麼事？立刻站起來！

塔妮亞和瑪麗依伽——動不動留在原處。

我應當再說一遍！（跑到瑪麗依伽跟前，向她揮動鞭子。遇到塔妮亞的眼光，舉着鞭子停下來）。

塔：放下鞭子，瑪莉一克萊爾。她死啦。

大家都動了一下。瑪莉一克萊爾——動不動地站了一刻，然後猛轉身向姜娜。

瑪莉：脫下你的破布片子來。聽見嗎？

姜娜——動不動地站着。

（憤怒地）每浪費一秒鐘你就要多挨一下打。聽見嗎？

傑：（出乎意外地）放掉她，瑪莉一克萊爾。

瑪莉：等她過去以後你就躺到這個椅子上來。（轉向姜娜）呸，你預備好了嗎？

傑：（瘋狂地）頂好是死掉……